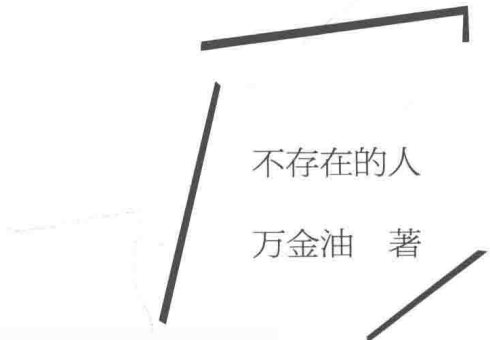


不存在的人

万金油——著

wang
ching
yu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

不存在的人

万金油 著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存在的人 / 万金油著. —北京: 九州出版社,
2016.11

ISBN 978-7-5108-4857-5

I. ①不… II. ①万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98182 号

原书名:《不存在的人》

作 者: 万金油

本书经台湾自转星球文化创意事业有限公司正式授权, 同意经由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代理中文简体字版本。非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、转载。

版权登记号 图字: 01-2016-8008

不存在的人

作 者 万金油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
印 张 6
字 数 100 千字
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4857-5
定 价 36.80 元

辑一

不存在的人

A

|

离婚妇人

35岁

这枚按摩枕的橘色外皮号称透气高科技织布，里头起伏的滚动机械是人工智能芯片操控仿真人指法按摩。按摩枕配备三段变速，除了模拟不同力道之外，还外加红外线光能治疗。

A的颈子躺在枕头上，她只觉得背颈一片温热，一手拿着说明书，才读了“透气高科技织布”几个字，便沉沉入睡。这阵子，醒着的时候都烦，只有睡着的时候才能忘记一切。她极易入睡，一睡便掉入黑色深渊，连梦都没有。

烦的不是工作，虽然公司的同事都是些傻妹，但基本上人畜无害，最热衷的不过就是办公室团购和男女联谊，A当然已经丧

失后者的资格。她已经结婚八年，老挖是她大学时就交往的男友，双方家世清白，人格尚不至于严重缺陷，四肢完整，没什么理由不结婚，于是就结了。

凡是“没有什么理由不做”而去做的事最隐藏危机，这正是她烦的事。

各种婆媳关系、婚姻外遇是历久不衰的八点档素材，A热爱各种俗气的戏剧节目，不管是多俗滥的情节，她也能在电视前跟着放声大哭，老挖只是笑她傻，然后递上面纸。只不过，A已然不记得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老挖已不再陪她看电视，甚至连哭泣也不再递上面纸。感情的转变可以是缓慢的愚公移山，也可以是一夕翻脸的泥石流。

A像所有八点档的傻妹一样，追问自己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怎么我都没发现？老挖年轻时背受过伤，天冷时，背像是被一支冷锥子插在上面，他习惯找附近的一家推拿店。那天，推拿师傅回老家，他忍了好几天，A看他在家总是苦着一张脸，坐也不是，趴也不行，拨了几个电话问公司的傻妹同事。傻妹工作时是傻的，但对于各类情报是不傻的。傻妹同事告诉她，离她家十分钟的车程，有家推拿店，老师傅功夫好，这几年，换了小女儿在接手，两个人轮流看诊，老师傅手艺没话讲，小女儿嘛，漂亮啰。女同事意味深长，意有所指，然后三三八八地在电话那头笑

得花枝乱颤。她把地址交给老挖，要他下班自己过去，还告诉他，老师傅的女儿很漂亮，你可以试试。一种女人故作大方的刻意俏皮。

接着，事情就发生了。

那是在巴厘岛的旅行，世道艰难的小夫妻，一年当中唯一的“小确幸”就是在廉价航空的网页上来来回回关注价格的变化，然后挤出一周 CP 值（性能价格比）高的旅程。这一年，廉航直飞巴厘岛首航只要一千元，老挖在订房网找到只要半价的豪华别墅，一切都是那么顺利，他们好久没那么顺利了。

婚后，他们想要生孩子，却苦等不到，检查都没有问题。老挖工作预计几年内能升主管，怎料遇到金融风暴，公司没死也半条命去了。人力整并裁撤，原内定他接的位子被砍了，共克时艰，薪水也被打了八折。A 跟人做了直销卖按摩枕，花了几十万元买的货全堆在客房里，那间本打算做小孩儿的房间。

否极不见得泰来。白沙蓝天的滨海别墅不见得就是小夫妻应许的幸福之地。老挖说：“我们就到这里吧。”“什么到这里？不是都来了，明天要去乌布啊。”A 不解地反问。老挖沉着脸。“你背又痛了吗？要不要找别墅的按摩师，我们住宿有八折优惠。”“我跟别人……在一起了。”老挖站了起来，像连续剧演的那样，竟

然背对着她说出了这样一句话。A 来不及反应，只觉得他站起来，走到阳台，背对着她结巴地说了这样一句话，非常滑稽。

碧海、蓝天、白沙、海滩，把一个失速的婚姻困在这样的地方无疑就是阿鼻地狱。搭的是廉航，班机无法更改，乌布呢？不去了。他们也无心再整理行李，就延长数日困在这座华美的别墅里。

现在想起来，她已不记得这段日子是怎么走过来的，甚至那段巴厘岛的回忆，她只记得最后的几天，两个人各自出门，然后回房，她每日在沙滩闲逛，逛工艺品店，最后她买了一组柚木沙发、两个大型五斗柜、一件比人还高的传统木雕，还有好几大袋的各种工艺品。老挖看着堆在别墅厅堂的货品，没有反应，转头问 A：“这要怎么带回去？” A 带着微笑把玩着手上买回来的小件木雕，状似满意，却回说：“不要了，丢了吧。”她漫不经心地走回房去，却发现自己边走边掉泪，真的结束了。

关于离开，她只记得这些。一旁观看且见证这起分离事故的旁人不经意还提醒她，她曾经是如何抱着老挖的大腿求他别走；她曾经是如何失控在夜里尖叫大哭，邻居因此报了警；她曾经如何在大雨的夜里漫无目的地骑了三个小时的车，直到机车没油丢在路边，她一个人失意地在街上漫走，淋了一身，大病一场……

那些疯癫的行径，成为亲友们的谈资，他们总不在她面前说，

她也真的忘了，便索性当作这些事从没发生过。但有件事，她是记得的，或许是这件事止住了她的疯癫。

她拿到一名婚姻咨询师的电话，那位教徒朋友告诉她，可以先跟咨询师谈谈，也许会有帮助。这个时代，在台湾婚姻咨询师大多是教会派驻，这大抵也反映了这个社会对婚姻的看法，婚姻成为一种宗教，只有信不信，没有幸不幸，世上无解的问题最后都交给了宗教，而此刻的婚姻问题层次已经拉高到与生死一样难解，于是一起交付给宗教。

电话那头的咨询师，是个上了年纪的女性，咬字有些南部腔，句尾带着喉音，听起来很亲切，跟 A 当时设想的像播音员的字正腔圆有落差。咨询师问她要见面谈吗，A 回绝了：“先电话谈谈。”

A 把老挖的事从大学相恋开始讲起，巨细靡遗，咨询师不时插话表示意见，那些意见像恐怖漫画里会无止境自我繁殖增生的怪物。一个故事繁衍另一个故事，一个烦恼喂养另一个烦恼。A 觉得自己像是掉入一个没有止境、没有结局、不断奔跑的梦。说到后来，她已忘了前面说过什么，烦恼是什么，在这场对话中，她好像不是为了解决烦恼，而只是努力把自己的故事说完而已。

她已不记得说了多久的电话了，咨询师说，老挖只是一时迷惑，会回头的，只是需要时间，她要 A 不要吝于表达自己的感受：

“你要让他知道，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他快乐。”

“我现在要做什么？”

“你就只有等待，带着爱包容他，等待。”

“如果……他真的离开这场婚姻会比较快乐。”

“不会，他不会比较快乐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这是基督的教义，神教导我们要相信……”

A 结束了电话，觉得轻松了许多，这是一种把烦恼一鼓作气讲完的快感，像游完一千米脑子还亢奋着，身体却疲惫不堪。她掏出个卖不出去的按摩枕，靠在肩颈上，拿着一张说明书才看没几眼就恍恍惚惚睡着了。

她做了一个恍惚的梦，咨询师问她：“我们约下次商谈的时间吧？”

“不，我们不会再见面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咨询没用吗？”

“不是，我不能再谈下去了……”

“为什么不能谈？”

“我怕……再谈下去，万一发现我根本就不爱他，那要怎么办？”

A 突然惊醒大哭，她没有再找咨询师，几个月后签字离婚。她只是需要一面镜子把自己照出来，但她不清楚最后照出来的是什么模样。如果留在这场婚姻里，她必时时刻刻逼问镜子里的那个答案，与其如此，不如让那个疑惑一直留在彼端。

老挖的新女人是做按摩的，按摩这事像是一种痛苦的转移，被按者把酸痛转移到按摩师傅身上，常有一种民间说法，按摩师傅会避按客人的头盖骨，因为会把身体的病污全吸了进去。甚至在盲人学校也流行一种说法，如果是半盲的人不要做按摩，视力会越按越差。

江湖术士的流言老挖并不放在眼里，他和新女人年纪差了一轮，舍不得她工作结束后疲累的模样，他到百货公司挑张按摩椅，当作是给她的生日礼物。他一张一张试躺，这几年他也耳濡目染，

认得几个人体穴道和肌肉分布，只要坐上个十来秒，他便能分辨出按摩椅的好坏。

和这个女人在一起之后，他便不再按摩，即便背上的旧伤狠狠发痛，他也忍着。他怕按摩的时候想起前妻，话虽这么说，他让身体痛着反而是另一种想着前妻的方式，他把身体的痛当成背叛妻子的代价，让身体受点痛，心里才会好过些。但这并不代表新生活是不快乐的，年轻的女人说什么话都很有意思，他们有谈不完的话、说不完的事，仿佛是前世注定相认的夫妻。他常搂着女人说：“为什么我们要浪费这么多时间才相遇呢？”说起俗气的对白，老挖一点也不害羞，他以为这是他一辈子追寻的快乐了。

对于前妻，到了后来，只有名分的义务，已然没有感情，至于何时起了变化，他怎么也说不准。也许可以从 A 的身材说起吧，年过三十之后，A 发胖的速度比发酵的面团还快，某日早起，他见她露出半截的肚子，有股作呕的感觉。他也受不了她动不动就哭，看个电视哭，被公司主管刻薄几句也哭，哭到他都认为这是她的武器，一名弱者以自己的弱点为武器，任谁也没有办法反击，他痛恨这种关系。

那次背痛，前妻丢了一个号码过来，说是有名的推拿师傅，结尾还加上一句：“有漂亮美眉按哦。”故作俏皮的玩笑话听来做作，又像是在取笑老挖：“我就是看你什么都不敢做。”

和她在一起并不是不快乐，但也没有特别快乐，认识太久了，就只是生活的陪伴，没有情感了，在两具皮囊之间是空的，没有任何联系。也许有孩子会好一点吧？会吗？不见得，老挖认为，婚姻会变质就是会变质，多了孩子只是掩耳盗铃，骗骗自己而已。

那一晚，他并没有到前妻给他推荐的那个推拿店，他也不敢上任何风月场所，只是开着车瞎绕，看见一家门口摆了两只木雕大象的按摩店，他就停车走了进去。不知为什么，他就是不想成为一个可以轻易被掌控和预测的人，在这场婚姻里，他们彼此太熟悉了，彼此都是对方可以掌控和预测的人。老挖也一如 A 所预测，不敢出入太复杂的场所，所以才走进这家看起来没什么客人的泰式按摩店。

老挖原只是想出出这口气，向谁出呢？违背妻子的意，走到这家店，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他生命里的新女人。她才刚满二十，浑身散发着鲜肉的气味。鲜肉说什么都鲜，老男人（老挖并不老，但对新女人来说就是老）说什么，鲜肉妹都能被逗得咯咯笑。那笑声在某种程度上的意义，跟女人的叫床没有什么两样。

留了会员数据，老挖还不确定会不会来第二次，没关系，鲜肉妹会给你机会的。先是三天两头传短信问候，这次的服务还满意吗？回去后有比较舒服，比较好睡了吗？第二次，第三次，第四次，来的次数愈加频繁，老挖大哥，你要不要买个回数券，这

个比较划算啊。老挖做的是工程，对数字很专长，低头闪过几秒，是划算许多，还称赞鲜肉妹会做生意又替他着想。

人的身体最诚实，也最会说谎。就像狗每回吃肉的时候都听到铃声，久了听到铃声就流口水。身体诚实地流口水，还顺带叫心跟着一起流。

什么事都没发生，但什么事也都发生了。他们不过牵了牵手，一起吃吃饭，亲昵地吻了几回，老挖却耐不住心里的内疚。

那是他们难得的度假，他看妻子笑得幸福，他不忍心，每看一回妻子的笑就像是在嘲笑他的背叛。他知道不该在这样的时间提这样的事，却还是提了，他曾经百转千回想保住的秘密，却这样轻易地说出了口。他手足有些无措，只好像电视剧一样，急忙站起来背对着 A，说他和别人在一起了。说的时候还结巴，双脚抖个不停。

这场婚姻没保住。亲友事后不谅解，为何在那样最快乐的场合提这样的事，这对妻子是何等伤害？说到底，老挖还是老挖，那个一贯单薄、怕事胆小的男人，不敢做什么大坏事，坏得不彻底，承担不住那一丁点的小内疚，连这点委屈、内疚也舍不得自己受苦，而当外在的幸福感越大，他便越容不下内心那一点点芝麻大的内疚。于是，像去找按摩师傅的患者一样，把痛苦转移出去。

他挑了最贵的那张按摩椅，这是给这个跟他没名没分的小女人的补偿，他对这女人也是有歉疚的，但比起歉疚，他宁愿去花大钱，说起来，他最舍不得的，还是自己受苦。

女人躺在沙发上午睡，肩部不断跟着机器起伏。老挖拿着遥控器，才转上几个台就沉沉睡去。夏日的周末午后，去哪儿都热，女人还在鲜肉的年纪时，会吵着出门，现在鲜肉已到了肉脯的年纪，不管天热不热，她也只想好好睡个觉而已。按摩毕竟是耗体力，女人这些年老了许多。

电视突然灭了，冷气也停了，时间像是静止了。夏日跳电后的十五分钟，老挖的额头隐隐冒出汗珠，他缓缓睁开眼，眼角被一个景象给吓醒了。女人的腰间露出了半截赘肉，女人憨睡的样子像极了前妻。

他带着怒气摇醒沙发上的女人，发现她肩上垫着东西：“怎会有这个？”

女人被叫醒，有些起床气：“就储藏室放的那几个没用的机器，不就按摩器嘛，用一下，不行吗？”

老挖知道那是前妻当时做直销剩的囤货，他以为全丢了，没想到房子里还压着几个，也不晓得是真的忘了，还是下意识地把